

《玄怪录》精怪故事的社会文化性探析

□ 郝皎君

【摘要】《玄怪录》中的精怪故事可以分为动物精怪故事和物品精怪故事两类。从诸多鄙俗的物品精怪故事可以看出，中唐以后世俗化文学创作对后世的影响；从情节氛围的营造以及语言的精心锤炼则可以看出，唐人“有意为小说”创作观念显现影响力；而在精怪故事中，频繁出现的佛道名词和佛道观念则体现当时文化政策和民间俗讲活动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玄怪录》 精怪故事 社会文化性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03（2021）17-0025-03

《玄怪录》是唐代牛僧孺创作的一部传奇作品集。古人的书志、笔记对此书多有记载，如胡应麟认为其中的《元无有》一文“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气亦卑下亡足论”；《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玄怪录》“其完否不必深考也”，他们对此书的评价都不高。而现当代学者则开始重视《玄怪录》的价值，鲁迅赞其“煊赫”，汪辟疆称该书“文辞雅洁”“显扬笔妙之余，时露其诡设之迹”。近年来，学者对《玄怪录》的研究呈多元化，从版本、作者、篇目、成书时间、背景文化、艺术特征、语言等方面进行研究，但对其中的精怪故事分析较少。本文以《玄怪录》的精怪故事为研究对象，探析其创作背后的社会文化。

一、《玄怪录》中的精怪类别

韩瑜定义“精怪”为“老而成精的自然物或人为之物，能通灵变化，介入人的生活，既造福人类也祸害人类的一种幻想物”，并将精怪分为“植物精怪”“动物精怪”“物品精怪”三类。《玄怪录》中的精怪故事共11篇，分为惊悚、荒诞和滑稽三类。

笔者将《玄怪录》中所有能通灵变化且与人类产生交集的精怪故事整理出19篇，将其归纳为动物精怪和物品精怪两类（详见右表）。

《玄怪录》中大部分精怪类型在前人作品中已出现，如《搜神记》中的《地中犀犬》《狐博士讲书》《顿丘魅物》《龟报孔愉》《猿母哀子》《何文除宅妖》，描写了犬、狐、兔、龟、猿、木杵等精怪；《列异传》中的《陈宝祠》《猎人化鹿》《细腰》描写了雉、鹿、杵等精怪；《述异记》中的《封使君》《黄苗》描写虎精怪；《幽明录》中的《犬魅》

《鹿怪》《陈都尉》描写了犬、鹿、狐等精怪……

《玄怪录》在前代志怪基础上，又丰富了精怪类型的内容。例如鸟类精怪，前代作品中多写鸩、鹤、鹄等，在《玄怪录》中则出现了翠翠鸟这一新的精怪形象，而动物精怪中则增加了苍蝇、蝌蚪、蝥、蜗、螺等新的鄙俗色彩浓重的精怪形象；物品精怪方面，前代作品多写木杵、枕头、金银铜钱等，《玄怪录》则写发钗、铛、烛台、水桶、铁鼎、皮袋、象戏子等常见、常用之物，且又写了偶俑这一陪葬品精怪形象。

篇名	精怪原形	佛道色彩	精怪类别
《郭代公》	公猪		动物精怪
《来君绰》	苍蝇、蝌蚪、蝥、蜗、螺		
《滕庭俊》	苍蝇		
《袁洪儿夸郎》	翠翠鸟		
《萧至忠》	虎、兕、鹿、豕、狐、兔、雉、雁	道	
《刁俊朝》	猕猴	道	
《张宠奴》	犬	佛	
《华山客》	狐		
《尹从之》	猪	道、佛兼有	
《卢项表姨》	獬	佛	
《狐读通天经》	狐	佛	
《刘交》	龟		物品精怪
《曹惠》	偶俑		
《滕庭俊》	秃帚		
《岑顺》	象戏子	佛	
《元无有》	故杵、烛台、水桶、破铛		
《周静帝》	皮袋	佛	
《刘讽》	翠钗	道	
《韦协律兄》	铁鼎		

作者简介：郝皎君，女，1997年生，河南林州人，暨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文献。

由此可见,《玄怪录》中的精怪类别较之前代,表现出丰富性及通俗性的特征。

二、中唐世俗化的文风

《玄怪录》精怪故事的独特性,与作者所处的生活背景和社会文化相关。安史之乱后,中唐文人的精神世界和创作心态更加贴近现实社会,关心人生的悲喜,将笔触转向俗世俗物,描写琐碎细微之物。彭梅芳说:“(中晚唐文人)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不刻意回避俚俗,其文学表达方式也更加坦率直露……大体说来,中唐文人对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事物,如衣食、器物,以及种种家居琐事,大都能体味其中的小趣小乐,而不以浅俗见之。”

在世俗化文风影响下,牛僧孺在《玄怪录》中描写了许多带有鄙俗色彩的动物和物品等精怪。如《来君绰》中,苍蝇、蝌蚪、螭、蜗、螺等污俗之物变幻成人,并与主人公相与谑谈;《滕庭俊》中,臭烘烘的秃帚和环绕其周围的苍蝇,分别化身“麻束禾”的老翁与“和且耶”的少年,与主人公诗酒畅谈、宽慰人生;《元无有》中,故杵、烛台、水桶、破铛分别幻化为四个“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之人,并与夜行的主人公偶遇。

这些精怪的原形都是生活中极其细微之物,是中唐以前文人们不屑谈及之物。而中唐时期文人的创作开始生活化、世俗化,牛僧孺也受到世俗化文学思潮的影响,在《玄怪录》中创作出世俗之物与人类产生交集的故事,并赋予他们善良、和蔼、顽皮等性格,虚构出精彩且妙趣横生的人间游戏。

三、唐人“有意为小说”的创作观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指出唐人传奇与六朝志怪的区别在于“有意”和“无意”。六朝志怪虽然意在“发明神道之不诬”,却记述简略,故事性不强。而唐人传奇承六朝志怪余绪,巧设幻笔,驰骋想象,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描写对象更加生动丰满,故事环境创设更加复杂多变。正是受“有意为小说”创作观的影响,牛僧孺在《玄怪录》的精怪世界中才会恣意构设幻境,着意表现兴趣。其中,氛围的营造和语言的锤炼表现得尤为突出。

《袁洪儿夸郎》一文构造了一种迷离梦幻而又诗意盎然的意境。该篇写主人公与翠翠鸟家族相识、酬唱、入赘及分离的故事。入府时,但见“泉石莹彻,异花骈植,宾馆宏敞,穷极瑰宝”;分离时,则有依依深情之语:“如不能俱往,当从此有终天之别。”写犹豫之际,“回顾已苍然不见一物”;结局时,则有“求不得已近一年,及至数月,犹惆怅,往往奔至前所,别无所见,复涕泣而退,终岁乃如故”。文章营造出惆怅迷离的意境,诗歌酬唱贯穿全文,故事的开始和结束仿若一场梦境。

语言锤炼上,这些故事着意运用诗歌语言。如《元无有》中故杵曰:“齐纨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为子发。”烛台曰:“嘉宾良会清夜时,辉煌灯烛我能持。”水桶曰:“清冷之泉俟朝汲,桑纁相牵常出入。”破铛曰:“爨薪贮水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诗歌的内容不仅表明了各个原形身份,同时又尽显才情,使得精怪故事的诉说文采斐然,不显空洞。还有情词款款的语言,如《尹从之》中猪精求情的一段诉说:“女泣曰:‘妾贫,无他履,所以承足止此耳。即若留之,当跣足而去,父母召问,何以说告焉?杖固不辞,绝将来之望也。’纵之不听,女泣曰:‘妾父母严,闻此恶声,不复存命。岂以承欢一宵,遂令死谢?缱绻之言,声未绝矣,必忘陋拙,许再待枕席,每夕尊长寝后,犹可潜来。若终留之,终将杀妾,非深念之道也。绸缪之欢,弃不旋踵耳,且信誓安在?’”这段话将母猪精当作一个“人”来描写,将其内心的苦楚与担忧刻画得淋漓尽致,这分明就是怀有春心的女儿怕被父母发现时的小心谨慎和惴惴不安。还有声情并茂的语言,《郭代公》中写郭代公为强配给乌将军的女子打抱不平时,“公愤曰:‘其来当何时?’曰:‘二更。’公曰:‘吾忝为大丈夫也,必力救之。如不得,当杀身以徇汝,终不使汝枉死于淫鬼之手也。’”这段话刻画出郭代公果敢、疾恶如仇的性格。

由此可见,正是在唐人“有意为小说”创作观的影响下,《玄怪录》的精怪故事才呈现出巧意虚构的特点,使得《玄怪录》的精怪世界蔚为大观。

四、佛道文化色彩

葛兆光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中说:“宗教与文学常常会不由自主地联姻,前者刺激后者的

想象,并提供大量神奇瑰丽的意象。因此,尽管文学家未必都是宗教的信徒,但仍然会受到宗教的影响,而一旦文学家受到了宗教的影响,便又往往会出现宗教式的思维、情感、意象不断渗入文学领域的现象,使文学作品极为浓重地表现出这种与宗教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感情色彩、意象群落。”《玄怪录》精怪故事中浓郁的佛道文化色彩,使精怪故事的叙写更加光怪陆离。佛道色彩的融入与唐朝的文化政策及民间的俗讲活动有关。笔者将这些篇目整理归纳,以“佛道色彩”条目标示,详见前表。

1. 佛教色彩

俗讲本是佛教僧徒将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佛教教义演化为通俗的寓言故事,并向世俗大众宣讲的说唱活动。其中一些故事凭借浓郁的生活气息、新奇别致的内容、通俗生动的语言以及张弛有致的情节引人入胜。不仅使劝善惩恶的观念深入人心,而且其虚构的情节以及神灵怪异的讲述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牛僧孺与佛教的渊源很深,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一《唐鄂州大寂院无等传》曾记载牛僧孺与僧人的交往。从《玄怪录》的精怪故事描述中可以看出牛僧孺对佛教俗讲的借鉴。例如,《狐读通天经》中的《通天经》被称为“狐书”或“天书”,盖是佛典的神异化。《宣室志》卷八《墓穴狐语》曾记载此种书“点画甚异,似梵书而莫究识”。俗讲故事宣扬“善恶有报”观念时,常以“人畜互变”的寓言奉劝世人。《玄怪录》中《张宠奴》写王泰逃难途中遇一犬能语人言,忽化为人与王泰同行,且又要求王泰的仆人化为驴供其乘坐。事后,王泰之仆恍若做梦,梦中与马同食,供人驱使。除“犬化人,人化驴”的故事设置以外,文章最后又写到“吾常以儒视世界,人死固有鬼;以释观之,轮回之义,理亦昭然”。可见佛教之因果轮回观念对《玄怪录》创作的影响至深。书中对因果轮回观念的描述有:裴仲元向一狐狸强索天书,而后狐狸化为秀才求书未果,秀才怒去,裴仲元不久即卒。《尹从之》《卢项表姨》《周静帝》等篇目也有相同观念的表露。

2. 道教色彩

李唐王朝立国之初尊老子为先祖,奉道教为国教。士大夫可以凭道教文化的学习获得政治地位,因此,道教文化对唐代士人的影响是十分深

远的。《玄怪录》的精怪故事也体现了这一影响。《刘讽》中的“太(又作泰)山府君”是借道教所起之名,由泰山神化而来,在文中作为翠翠鸟化身的女子的丈夫出现;《萧至忠》中的北帝,“全称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统领北方,统领全部水族之民间道教神祇,又被称为黑帝”。文章写一个自称北帝的玄冥使者,对诸多精怪发布刑名之罪;《刁俊朝》与《曹惠》中的安康凤凰山与庐山均是道教名山。《刁俊朝》写猕猴精于凤凰山神处寻求灵药救治刁俊朝的妻子,《曹惠》写庐山山神娶偶俑轻素为妻。

《玄怪录》中一篇篇妙笔生花的精怪故事,让读者如同遨游于一个个妙趣横生的精怪世界,《玄怪录》也因此成为后继者争相效仿的对象。

参考文献

- [1]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2]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3]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 [4] 汪辟疆. 唐人小说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5] 韩瑜. 唐代小说与唐代民间信仰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6] 彭梅芳. 中唐文人日常生活与创作关系研究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 [7] 牛僧孺, 李复言. 玄怪录 续玄怪录 [M]. 程毅中,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8] 房玄龄. 干宝列传 [M] // 晋书.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 [9] 葛兆光. 道教与中国文化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10] 李冗, 张读. 独异志 宣室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1] 《中国海洋文化》编委会. 中国海洋文化 [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6.

(特约编辑 余婷婷)